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二十八  
至三十

13  
849  
141



明 3  
補 849  
卷 14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料敵

夫用兵之道先勝而後戰此料敵之情也自戰國之  
後金革日試至於正合奇勝伐謀伐交以詭譎相高  
以方畧自許者亦曷嘗無人哉漢氏之後司戎政者  
或善揣強弱先為備豫達外夷之情狀審敵人之形

勢沈謀獨斷見之於未萌深識遠慮表之於無象用  
能取威而制勝攘寇而保民挫逆徒之銳氣遏戎酋  
之內侮克清多壘以集洪伐自非練經武之善志得  
御兵之要道洞見至順舉無不臧者亦安能及是乎  
孫臏爲齊將田忌帥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  
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  
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  
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下於是令齊軍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  
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

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  
豎子之名

漢韓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焉  
大將軍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克之  
周亞夫爲太尉擊吳楚七國亞夫走昌邑深壁而守  
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  
不得入

趙充國爲後將軍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三  
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遜  
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  
報令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爲寇也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

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

三十餘歲西羗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台約共為要契

也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煎讀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女傳告諸

羗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羗人為漢事

苦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

觀匈奴欲與羗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

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使使尉黎危須諸國

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設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散之沮音才汝

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羗中道從沙陰地出

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直當也

臣恐羗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羗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籍兵

也欲擊鄯善焯煌以絕漢道鄯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

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

至羗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罕开在金城南羗之別種也开音口堅切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

諸羗毋令解仇行下更切視讀曰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

陳湯為關內侯坐言事非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圖驃騎上書願發城郭焯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  
 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  
 湯擊邳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音屈下同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  
 小臣罷癘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  
 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湯曰夫胡  
 兵五而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  
 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焯煌歷時乃至所謂

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  
 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  
 對曰已解矣誑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居四日軍書到言解  
 後漢馬援為侍詔光武自征隗囂至漆漆縣居右扶風諸將  
 多以王師之重不宜迎入險阻計完預未決完行魏也義見  
說文豫亦未定也先音以林切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  
 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  
 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小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  
 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

高平有第一城  
高平今原州縣

囂眾大潰

班超使西域降莎車威振西域先是月氏嘗助漢擊

車師有功遂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符拔形似  
鱗而無角

因求漢

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日月

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

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

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

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繇

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

魏郭淮為雍州刺史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

於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

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

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

逐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

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

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楊遂耳其夜果攻楊遂有

備不得上

田預爲汝南太守於夷將軍封公孫淵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預使罷軍預渡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預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

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預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

曹仁爲廣陽太守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太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太祖遣

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寔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程昱爲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

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翊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遷奮武將軍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

太祖

李典爲裨將軍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



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鍾繇爲侍中守司隸較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謂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惇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

之可大克也張覲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張郃初爲表紹寧國中郎將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文憲引兵救之郃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謂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文帝時  
爲左將軍屯方城會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驅馬  
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  
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  
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  
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  
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

古弼爲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健等討馮又通文通嬰  
城自守河州永克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爲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  
之不及而反

劉昺孝文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昺以  
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浦爲南中郎將南蠻較尉隸平南大將軍

長孫嵩往禦晉師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  
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爲內都大官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  
及前涇州刺史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  
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  
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爲安東將軍宣武永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携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淳於誕爲伐蜀別駕司馬領鄉導統軍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伊盆子孝明時爲持節右將軍維州刺史欲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王基爲安豐太守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

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盧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出蔣濟爲護軍將軍明年遣平州刺史田預幽州刺史王雄共攻遼東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因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

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  
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鄧艾爲南陽太守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  
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  
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  
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人  
少法當來渡水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  
維必自來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其後姜維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

羗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  
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  
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寔一  
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械未復二  
也彼以舩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  
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  
隴西因食羗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  
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  
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  
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

破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率師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魏明帝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會亮卒軍退張嶷爲牙門將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

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周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吳陸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諸將拒之備從至岐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酋難盡克若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

曠野當恐有敵浦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  
當自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  
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  
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後為輔  
國將軍領荊州牧備既入任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  
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  
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以討備內窺有  
姦心謹决計趣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晉周訪元帝時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杜弼訪與  
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  
首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

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車益至未  
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  
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  
進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大守元帝令擊杜弼時周顛  
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  
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  
昌吾宜遠城晝夜三日行可至鄉等誰能忍饑餓邪  
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分夜捕魚足  
以相濟侃曰鄉健將也賊果增兵乘攻侃使朱伺等

逆擊大破之

朱伺爲廣威將軍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使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潁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起攀等遂進距廙旣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會請討弟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

兼道襲陽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截至壘卽爲曾等所圍

北燕張興爲馬跋將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叛跋遣興與馮弘討之尅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月出戰今後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發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砍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宋劉鍾爲寧朔將軍領石頭戍事高祖遣宋齡石伐

蜀以鍾爲前鋒蹂外水至於彭模去城都二百里僞  
寇軍征討督護譙允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棚衆號三  
萬鍾于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  
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  
情怯挽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  
之乃可捷事然決機而陣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  
曰不然前楊聲言人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  
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令阻兵守  
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內懼盡銳  
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援

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距民人情絕  
安良將又集此來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  
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誥徑  
平成都

沈林子封資中侯高祖伐羗復參西軍事與寇軍檀  
道濟同攻潼關林子啓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  
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內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  
鬻齊斧耳紹尋疽發背死高祖以林子言驗乃賜書  
曰姚紹忽死可謂天誅  
沈攸之爲中領軍鎮淮陰薛安都據彭城引魏爲援



魏遣清河閹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爲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援君諸人旣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卽假軍以奔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南齊劉善明在宋爲冠軍將軍行南徐州事時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畜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

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魂大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軍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旣滅枝葉豈久此是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周山圖在宋爲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

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始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益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于見事者矣

劉懷珍在宋爲征虜將軍宋沈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風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

桓崇祖爲平西將軍崇祖慮魏復寇淮北啓徙下蔡

戍於淮東旣而魏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戍平陰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鎗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恐奔走之不盡耳魏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敗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

魏章王疑爲驃騎大將軍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魏寇司豫二州疑遣南蠻司馬崔惠景北討又分兵參軍蕭惠助援司州屯西關魏軍濟淮攻壽春騎當出樊鄧衆以爲憂疑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今豫司疆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

敢越二鎮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奔而南也  
梁常濬爲輔國將軍時王師北伐詔濬督衆軍濬遣  
長史王超宗梁郡大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  
濬巡行圍棚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濬欲擊  
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濬曰不然魏城中三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  
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  
衆猶遲疑濬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濬之  
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軍果敗走因惡攻  
之中宿而城拔

陳吳明徹爲征北大將軍進逼壽陽北齊王琳拒守  
又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軍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  
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  
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  
剋壽陽生擒王琳  
後魏古弼爲安西將軍時宋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  
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將軍  
事既平仇池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  
發上封高平岼城諸軍討之仇池圖解文德走漢川

時皮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  
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此逆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  
分耻其負敗或求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  
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  
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大武聞之曰弼之言長  
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

任城王澄爲撫軍大將軍時鎮州刺史穆泰在州諸  
反推朔州刺史平陽王願爲主詔澄行鎮州事討之  
澄至鴈門大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惟  
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湏依

勅詔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堅城而逆  
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執弱泰旣不相距無故發兵非  
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又遣治書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

范紹爲寧遠將軍孝文嘗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  
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尅紹觀其城惶防守  
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  
敗

邢巒爲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  
司馬悅以城南入梁梁遣寇軍將軍齊荀仁率衆入

據懸瓠詔巒持節討之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  
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豎乃  
大虧王畧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蕃捍度公之在彼憂  
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  
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慮出其不  
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  
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  
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掣不得已而苟附假梁  
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  
生得梁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

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  
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宣武大笑曰卿  
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

源子雍孝明時爲鎮東將軍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  
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  
州不守上書曰賊衆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  
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來求戰則不得野掠  
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詔子  
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詔如謂不可乞令裴衍  
獨行若不賜詔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敗旦夕詔不

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詔  
官軍于榮戰敗被害

楊津爲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  
而賊帥鮮于修理起與博陵定州危急迴師南赴始  
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  
勞疲柳壘未成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無一全欲移  
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  
乃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滅賊果夜  
至見棚空而去

董紹爲右將軍雒州刺史時梁將軍曹義宗王玄直

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熊討之旣復進圍

馬圈城豎裴王禮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先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

北齊陳元康爲中將軍時王思政入魏賊請攻之

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

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穎城將陷願公而乘之是以

取之大業文襄今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

襄於是親征旣至而尅賞元康金百錠

後周于謹爲柱國大將軍南討於梁長孫儉問曰爲

蕭繹之計當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南據丹

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  
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  
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故  
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民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  
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  
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及至梁果如所料  
郭賢爲都督時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下與朝  
臣議之賢進曰高歡上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  
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震駭而歡不能因利

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鑿駕西還六軍寡弱毛  
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  
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  
且幽夏荒阻千里無煙縱令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  
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必以對賢令  
于翼爲渭州刺史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  
咸被攻圍使人告急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  
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  
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  
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

數日果至如翼所策  
 肅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王壁時晉公護將東討孝  
 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果不  
 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城  
 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  
 之謀猷若棄嶠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  
 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  
 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叶  
 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  
 固守事遂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畧汾北遂築

城守之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孝寬所在皆密造  
 誠欵然後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  
 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  
 堰已無所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陸通為文帝帳內督從解雒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  
 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敝不可速行又謂青  
 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  
 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捷謂朝廷  
 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  
 之心且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徃百姓



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敝精銳猶多以  
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  
納之因從平青雀

隋楊素爲左僕射漢王諒反遣茹天保來據蒲州燒  
斷河橋又遣王耽子率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  
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耽子  
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  
所量

李徹爲左武衛將軍總晉王軍事時突厥沙鉢略可  
汗犯塞文帝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軍擊之以徹爲長

史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濟之世有同戰國中  
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  
莫能死戰繇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  
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  
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惟徹獎成  
其計請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  
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衛玄爲簡較右禦衛大將軍時煬帝垂遼東使玄與  
代王侑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  
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

卒以必死旣出潼關議者恐嶠函有伏兵請於陝縣  
汾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  
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

唐柴紹義師初起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  
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  
生形勢自曰老生有疋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  
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

江夏王道宗武德初起家左千牛裴寂討劉武周戰  
於度索原軍賊進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太宗出玉  
壺城望賊太宗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

謂如何對曰群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  
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  
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汝意暗與我合後  
賊果食盡夜遁及追介州一戰滅之

王長諧爲西河太守從太宗下長春宮與劉文靜先  
據永豐倉時隋將劉綱戍潼關屈突通欲依綱以守  
險長諧揣知其計率衆先襲都尉南城拔之斬劉綱  
以兵據守及通軍至不得入退保北城長諧與通頗  
戰皆尅及通之遁也與諸將追至稠桑而虜之因進  
下陝城取大原倉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擊梁師都於朔方以萬均爲副諸將見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是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李靖爲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隨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剋銑荆門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敗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攜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

### 水戰果敗於南岸

張公謹爲代州都督李靖經畧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慾肆情窮兇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卽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拖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克柘設出討匹馬不歸發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旱糗糧乏絕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嘗性大軍一臨內必先變其可取五也華

人入北其人寔多此間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

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討阿史那賀魯於西域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憇息追之可及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涉雪晝夜兼進所經救其人衆遂至雙河與彌射步真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安二百里布陣長駟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縱射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纛器械賀魯

遂與啞運及其女夫閻覈等脫走投石國

唐休璟聖曆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大使从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所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

川要害若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鶻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絕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議事勢俄傾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王師收兩京鎬進軍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意恐朝廷與之手扎密表奏曰思明克豎因逆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

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慧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鎬爲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皆如其言

張孝忠初事李寶臣爲易州刺史後寶臣疑忌宿將乃舉易州歸順寶臣死其子惟岳叛孝忠乃與朱滔謀攻惟岳遂與滔合師大破惟岳於東鹿惟岳隨歸晉州滔謀乘勝襲之孝忠乃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朱滔大駭孝忠將伉曰尚書布赤心於朱滔相然信志

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悟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成德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鬥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吾壁於義豐坐俟惟岳殄滅耳旣而滔屯東鹿不敢進月餘王武俊斬惟岳以獻皆如孝忠之言

郭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廣德二年冬僕固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初懷恩將入寇蕃漢數萬軍聲頗盛京師大駭子儀奏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上問其故對曰僕故懷恩雖稱驍勇素不得衆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

皆臣之部曲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恐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及懷恩挑戰諸將請出兵挫之子儀止之曰夫引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鄉曲緩之自當攜貳吾豈得迫速其戰敢言者斬遂逐壁以待之果不戰而退

後唐周得威爲大將天祐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人萬次北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一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北鄉五里營於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

料敵  
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  
觀其形勢志不在戰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  
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五軍不振矣乃遣  
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  
活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禽獲足以爲  
貨德威自率精騎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里是日  
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  
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  
鍾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  
威曰鍾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

破賊唯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巧今壓賊營令彼  
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  
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  
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阻此二渠水彼早  
夜以畧約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鄆邑引賊離  
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  
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亦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  
曰景仁下令造浮梁數百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  
乃退軍保鄆邑

晉符彥倫知相州契丹入寇行營都監張從恩引軍

退得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彥倫與軍較謀  
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卽抽入  
相州之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於安陽河北  
彥倫令城下揚旗鼓譟賊不能測至辰時渡河而南  
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虜將走矣  
乃出甲士五百於城北張弓弩以待之虜果引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

守邊

拓土

守邊

夫經武之效重乎干城守方之寄本於固圉其有董  
率師兵乘禦徼塞爲斯民之保障控一面之走集而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二十一



能內懷明畧外彰幹用分扼要害以為之備豫謹嚴  
斥候以戒其侵軼揚威稜以外攝宣惠和而交暢以  
至繕完攻戰之具開設購賞之科勵厥兵鋒以遏其  
內侮伺乃釁隙以窒其非心因攜離以撫懷乘衰弱  
而攝伏繇是邊候清謐民夷億寧不疲中國之力以  
成柔服之美無事薄伐之舉而弭交侵之患斯守邊  
之最而殿邦之効歟

李牧道將也嘗居代馮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毋入烽  
火謹極人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夫

秦蒙恬為裨將軍北逐戎狄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  
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  
後敢牧馬恬威振匈奴

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繇是為郎吉為  
人強執習外國事強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

征伐之後初置較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待郎

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

鄯善以西南道鄯善神爵中匈奴垂亂日逐王先賢

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

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玉將十二人隨吉至河

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

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

以西北邊發號都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

中西域者

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切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

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

信三年更盡還

邊吏三歲一更

又為廂門太守數年坐法免

西域諸國上書頌得會宗復為都護會宗既出諸國

遣子弟郊迎城郭甚親附

城郭諸國

文齊為益州郡太守率勵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

得其和

後漢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脩兵馬習戰射明

烽燧之警羗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

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又

懲割也說文云又亦

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羗胡皆振服親附

蘓竟王莽末為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雁其

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回塞

以拒匈奴

王霸為上谷太守領屯兵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

兵寇盜尤數綠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與杜茂  
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  
里頗識邊事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

馬成以建武四年為陽武將軍屯嘗山中山以備北  
邊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

沿障塞自西河至渭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

前漢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

原至井陘

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嘗山郡

中山至鄴皆築壁壁起

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  
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

方無事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擊

破先零寇於臨洮是時朝臣以金城破寇之西

破寇縣名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寇以西城多完牢易

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寇在湟中

湟水名

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光武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

梁統也

令西還金城客民

在武威者

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

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

耕牧郡中樂業

范遷建武中為漁陽太守以智謀安邊匈奴不敢入

界 祭彤以明帝永平元年爲遼東太守賂鮮卑大都督  
偏何擊烏桓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  
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十萬  
爲嘗明章二世保塞無事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  
浪胡夷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鄭衆永平中爲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

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夷貊若長  
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守  
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領鹽一斛以

爲嘗賦夷俗安之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耿恭章帝初爲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  
塞羌胡進屯酒泉授戊己較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  
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

鄧訓建初三年爲謁者時上谷太守任興謀反詔訓  
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爲幽部  
所歸遷烏桓較尉鮮卑聞其威信皆不敢南近塞下  
後代張行爲護羌較尉撫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  
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  
人耕種脩城郭塢壁而已

李恂章帝時爲西域副較尉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師獻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  
梁慄以煬帝延平元年爲西域副較尉安帝永初元年罷都護還至燉煌會衆羗反叛詔留慄爲諸軍援慄進兵擊大破之虜遂散走羗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并慰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慄受詔當屯金城間羗轉寇三輔卽引兵赴擊之朝廷嘉之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  
鄧遵爲度遼將軍安帝元初六年鮮卑入馬城來遵

擊破之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

种暲爲尙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暲爲度遼將軍暲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羗虜先時有生見獲執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羗胡龜茲菼車烏孫等皆求順服暲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張奐以桓帝永壽初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入寇美稷奐進屯長城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鞬等破之伯

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後遷度遼將軍數載間  
幽并清靜

第五訪永壽初為護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  
皇甫規延熹四年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羌零  
吾等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後又  
為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橋玄桓帝末為度遼將軍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  
將守討擊胡虜及高麗嗣子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  
職三年邊境安靜

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

滅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

魏梁習以別部司馬為并州刺史單于恭頓名王稽  
頽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文帝初北狄疆盛侵擾  
邊塞乃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  
嘗摧抑兼并爭散疆猾凡通亡姦宄為詐計不利官  
者豫皆搆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

張旣為涼州刺史以便宜從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  
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毋丘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

郝昭爲雍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吏畏服  
陳泰字玄伯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  
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牽招爲鳳門太守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  
餘家租庸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  
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瞻氣日銳荒野無虞繕治陁  
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  
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  
寇賊靜息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  
田豫百姓追思之

倉慈爲燉煌太守當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  
族多逆斷絕旣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嘗  
怨望慈皆勞之欲詣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  
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繇是  
民吏翕然稱其德意

劉靖爲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  
嘗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宇屯  
據險要

晉張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較尉安北將  
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

洵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  
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劉琨以懷帝永嘉初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領匈奴  
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  
會遂忝過任九月未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  
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  
關臣自涉州疆日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  
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  
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  
四山動足遇掠開日覩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

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涉  
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旣盡又乏田器  
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  
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  
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  
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  
百萬疋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  
廷許之  
後魏長孫翰爲都督北部諸軍平北將軍嚙嚙每犯  
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侯



薛謹爲河東太守所治與屈何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太武詔奚斤討赫連昌勅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旣尅蒲坂太武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

裴脩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前後數致寇掠脩明設烽候以方畧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僕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僕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其後梁將李國興邊寇僕特與詢犄角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僕特頗有力焉

陸希道爲前將軍郢州刺史善於馭邊甚有威畧北齊趙郡王之子叡爲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嘗三州及廣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

解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堯雄爲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

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後周柳檜爲平東將軍鎮絳州時吐谷渾強盛數侵  
疆場自檜鎮鄠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  
嘗善爲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  
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李賢爲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  
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  
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寇渾歛迹不敢向東  
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  
邊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

洮州刺史屬羗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賢率  
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羗復引吐谷  
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守其隘路  
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

梁昕爲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閭韓戍邊邊鄙  
甚著威信

隋于仲文高祖開皇初爲大將軍詔仲文率兵屯白  
狼塞以備胡

郭衍開皇初突厥犯塞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  
數歲虜不入

李崇爲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  
懼其威畧爭來內附

馮昱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屯乙不泊以備胡初爲虜  
所敗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嘗大克捷

常冲開皇中爲營州總管容貌都雅寬厚得衆懷撫  
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  
入寇冲率兵擊之

董純煬帝時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  
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輒擊殺之

劉權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從征吐谷渾煬帝令  
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  
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  
道路無壅

薛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於時突  
厥頗有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  
馬巡塞而還

唐襄武王瑒高祖武德初爲晉州道行軍副總管宋  
金剛陷滄州時稽胡多叛轉瑒爲隰州總管以鎮之  
馭衆寬剛大爲民夷所附

楊恭仁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偽

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已來兼入朝貢  
竇靜武德中為簡較并州大總管初請太原置屯田  
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從之  
張儉貞觀初為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  
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遲相承稟儉拒不受  
太宗聞而嘉之

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代劉仁願為熊津都督率兵  
鎮守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畧高麗

張仁愿為幽州簡較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  
定擁眾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邊擊之流矢中手

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  
督府長史

薛訥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  
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善於撫  
御鎮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  
拾遺。

王忠嗣為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  
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為將  
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

但訓練士馬缺卽補之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  
當要害地開拓舊城自或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  
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  
趙國珍玄宗天寶中爲黔府都督本管經畧等使國  
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  
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馬璘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以犬戎犯邊移鎮涇  
州璘辭氣慷慨以破虜爲已任旣至涇州分建營伍  
繕完戰守之具令寬而肅人皆樂爲之用在鎮凡八  
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亦不敢犯境

馬燧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  
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  
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  
日而功畢

渾瑊初爲郭子儀朔方行營兵馬使子儀令瑊先率  
兵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代宗大曆七年吐蕃大侵  
邊城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蕃  
原自是每年嘗領兵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吐蕃  
大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却之十二年子儀入  
朝令瑊之邠寧慶等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

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城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如兵馬較率兵掎角逐之虜騎引退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鍾良原距城築臺上穀連弩為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繇是得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維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

軍州安悅

李復為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

邢君牙為鳳翔節度使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為守備西戎竟不能為大患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張獻甫都虞候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堡

劉言為涇原等州節度使昌奏舊於百里城距涇原州南九十里分靈臺良原二縣戶合置行原州百姓少而在內地今平涼臨邊且故原州屬縣人戶頗衆

兼諸軍防秋兵馬在焉請徙行原州置於平涼城池巖固且偏蕃戎可以威重緣邊其百里城舊分置鄉昨歸於靈臺良原詔可之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廩諸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

劉濟為幽州節度使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

郝玘以憲宗元和初為臨洮縣鎮將就為刺史始玘以臨洮地宜蓄息蕃戎每為寇即屯臨為休養便地嘗白其帥願以折之前帥不從其後段佐為節度玘

復白佐佐多其策乃表請之遂詔玘鎮其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洮者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黨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震駭鮮有寧日希朝周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畏憚之曰昔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騎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

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撫蠻夷約束明具輒不生事

柳公綽爲邠寧慶等州節度使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肯授節制虜每窺間爲患公綽疏上其弊卽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後爲河東節度使涇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召補其酋朱邪執宜直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人留邊

馬總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蕪不撓夷獠便之

董重質爲夏州節度使訓兵立法爲蕃羗畏服

李德裕爲成都尹知節度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埋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招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張允伸爲范陽節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又談者美之後唐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同光初存審患契丹淫秋之後傾塞而來與邊將謀欲於幽涿之間置幽州行府以禦賊衝冀轉輸爲便



張溫爲武州刺史同光初北戎陷媯儒檀順平蘇六州武州獨全  
王恩同明宗時鎮隴右恩同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階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砦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之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恩同不啻事豈及此耶  
張敬達爲雲州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襟制泊移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

以遏其衝虜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周安叔千後唐清泰初爲振武節度使時契丹屢攻振武叔千固守追襲數載甫寧  
孫方諫爲義武節度使弟行友刺秦州行議刺易州弟兄犄角抗虜北面賴之  
折從阮爲邠州節度使從阮自晉漢已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朝廷賴之

拓土

傳曰天子經畧詩曰辟國百里其拓土之謂與自三代之際曷嘗邇封諸侯之卑及云守境故有居司武

之任當折衝之寄者或奮揚威怒剪平叛戾兼其弱而攻其昧取其地而恤其人以至攘除腥膻掃盪夷羯申畫其壤保據其險列亭障以嚴戍同於內地浚溝池以固護遂為我疆斯以震耀王靈而大啓土宇稱代之盛疇以加諸

周召公虎當宣王時有叛戾之國則徃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故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秦白起為左更秦昭王十四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嘉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

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但里有故

溝處無復水也明年起為人民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

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錯史失其姓垣城河東垣縣也後

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楚漢陵遂東至竟陵楚王

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因取

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二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

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

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王剪少而好兵事始皇始皇十一年將攻趙闕與破之九城十八年剪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剪攻燕燕王喜走遼東剪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荆秦諱楚故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其後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賁又與李信破定燕齊地蒙恬始皇時為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屬隴州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

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漢唐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食糧及衣重從巴

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名同其侯各也原賜諭以威德約

為置吏其子為令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

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江為置一郡

尉十餘縣屬蜀

衛青武帝時為車騎將軍元朔二年將軍李息出

雲中西至高闕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至於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

五原郡使較尉蕪建築朔方城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元狩中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

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初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實之令置武威張掖燉煌

趙破奴封從票侯將屬國屬國謂諸外馬國屬漢也及郡兵數

萬擊姑師時浩侯王恢數為樓蘭所苦武帝令恢佐

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

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秦謂顯揚也於是漢

列亭障至玉門矣

李廣利為貳師大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

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

澤徃徃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較尉領護

荀彘為左將軍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元鼎五年與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粵明年遂定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

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郭昌為中郎將元鼎六年與衛廣引兵誅南夷且蘭

若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於是邛君苻侯冉  
驪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荂都為沈黎郡  
冉驪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合前文四  
蜀張嶷為越雋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  
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  
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賫牛酒勞賜宣暢意旨離歡  
悅繇是輒不為患邛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  
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繇安上旣險且遠嶷  
遣左右賫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  
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

奏封路為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  
嶷撫戎將軍領軍如故

晉陶璜任吳為前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險阻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  
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

唐彬為兗軍較尉時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  
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較尉右將軍彬旣至置訓  
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  
是鮮卑二郡大莫廐摘何等并遣侍子入貢兼脩學  
較誨誘無倦仁恩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

長城塞自溫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繇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驚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

後魏邢巒為平西將軍克梁秦二州乘勝至於巴西開地定地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北齊潘樂文宣子保中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陰不斃南度百餘里至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乃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

史仍畧淮漢

後周李遷哲初為西魏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

州今夔州允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

鄭恪武帝時為大將軍天師中率師平越嵩置西寧

州

隋源雄文帝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暉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拒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於顛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唐江夏王道宗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時梁師都據

夏州遣弟維兒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  
 拒守伺隙出戰賊徒大敗初突厥連於師都入居五  
 原舊地道宗因逐出之振耀威武拓地千餘里高祖  
 闕而嘉之謂裴寂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  
 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  
 為任城王  
 李靖以太宗貞觀初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其將  
 張寶相擒頡利可汗以獻俄而降突利可汗來奔遂  
 復定襄嘗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鄭元璫為南會州都督貞觀三年遣使招諭黨項列

其地為軌州五年太僕寺丞李世南開黨項之地十  
 六州四十七縣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為維川道行軍總管擊高昌  
 破之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一城戶八  
 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馬四千三百匹  
 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以其地  
 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地  
 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縣高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  
 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  
 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國威既振西

城大懼焉者王詣請先有三城爲高昌所奪悉歸之  
留兵鎮守於是刻石紀功而旋

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擒突厥賀魯以獻列其地爲  
州縣極於西海又爲大總管討百濟平之分其地爲  
六州俘其王義慈及子隆泰來獻

楊防爲司平太嘗伯往安東安撫高麗餘衆時有高  
麗酋長鈕牟岑率衆反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王詔  
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以討  
之安舜遽殺鈕牟岑走投新羅防侃始拔安東都護  
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

郭元振以則天大足元年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  
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旣逼突厥吐  
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  
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拒州  
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

信安郡王禕開元中爲朔方軍節度時石堡城爲吐  
蕃所據禕督率諸將倍道兼進并力攻之遂拔石堡  
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  
以遏賊路玄宗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  
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



哥舒翰天寶十二載為隴右節度使翰以前年之役  
收黃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  
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澆河郡於磧石  
軍之西百里及苑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  
守漢門軍使城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  
前磧石軍使臧奉忠為澆河郡太守克本郡鎮守使  
康季榮以宣宗大中二年鎮涇原收復吐蕃原州及  
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等六關  
張君緒以大中三年鎮邈寧收復吐蕃蕭關  
李玘以大中二年鎮鳳翔收復吐蕃秦州

杜棕以大中三年鎮西川收復吐蕃維州

高駢以懿宗咸通七年為安南都護收復交州盡平

蠻賊積歲所侵故地

西極文翔鳳訂正

梁高方興以太祖乾元元年為延州節度使上言當

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收鹽州其偽刺史高

行存泥首來降

先是鹽州與吐蕃董項指羗牙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有為池鹽離之利

我征延貼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砥其墟而去焉是銀夏寧延洎於靈武歲以河南東山南淮

南青徐江浙等道軍士不啻四五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報政稍服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

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塵乃清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右臂

瘡疥其息哉

失二代之後戎事不息其或當帥臣之任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公干將帥部九十一

師去乞師又致師

夫以危事方構而兵力不足動有勝敗之慮居無赴

援之救於是控親隣以求助莫禍難之斯解蓋乞師

之來舊矣三代之後戎事不息其或當帥臣之任襲

行討伐膺守禦之寄是為屏翰金革將試而眾寡靡敵梯衝交下而殲亡可待以至宗國覆喪翦焉愁苦乃能藉兵於同盟請救於強國曷嘗不克集殊績制勝掠敵乃至興滅於將絕圖安於既危者焉其或勢迫事去外應無及者斯可哀已

公子遂魯大夫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魯北鄙公

子遂滅文仲如楚乞師

乞不保得之辭

宣公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

公不事齊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孫良夫

桓子也

衛大夫魯成公二年孫良夫帥師及齊

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

不入國遂

如晉乞師魯滅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

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請三百乘許之

與齊戰於鞍齊師敗績

郤錡晉大夫魯成公十二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當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樂厲晉大夫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郤驥

如衛遂入齊皆乞師焉樂厲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

矣

卑謙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荀瑩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伐鄭

士魴晉大夫晉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使

師與鄭人侵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將

子重為鎮後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

來下軍之佐也知伯前瑩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

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杼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

請師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士雅秦大夫魯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

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

爭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

於武城以為秦援

公子貞字子囊楚大夫魯襄公十一年四月諸侯伐

鄭鄭人懼乃行成七月楚子囊乞旅於秦乞師旅于秦

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陳無宇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四年齊侯既伐層而懼

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遼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

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遼啓疆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申包胥楚人也魯定公四年吳

伐楚楚子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存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

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隣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

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撫有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

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王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頓首

而坐秦師乃出

趙鞅晉大夫魯哀公二年四月鞅帥師納衛世子蒯

賾于戚三年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

晉侯將伐齊魯哀公二十四年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汶陽在城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

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駟弘鄭大夫悼公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

駟弘請救於齊弘駟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張翠韓大夫楚圍雍氏韓使使求救於秦秦不下殺

令靳尚使秦秦宣太后不許靳尚歸復使張翠至秦

秦乃下師於轂以救韓

趙勝趙成王弟也封平原君秦圍邯鄲平原君數遺魏王及公子無忌書請救魏使將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鄙軍壁鄴各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公子無忌乃矯奪晉鄙兵符救之項梁自號武信軍引兵攻亢父亢音抗父音甫初秦將章邯既殺齊王田儋齊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稻田間爲將田榮怒擊逐假亡走楚角亡走趙間前救趙因不敢歸項梁追擊章邯章邯兵益盛梁使使趣齊兵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迺出兵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漢韓信爲大將虜魏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狼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

後漢公孫瓚爲幽州刺史爲袁紹所圍求救於黑山賊救至欲內外擊紹瓚遣行人文聘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定足之地其可得乎

孔融爲北海太守爲管亥所圍太史慈爲求於平原

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卽遣  
三千兵救之賊乃散走

魏陳矯廣陵東陽人也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瑯曹  
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太祖  
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  
大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  
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  
曰本郡倒懸奔走告急無繇胥之効敢忘引演之義  
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仗勒兵追奔  
大破之

田豫爲護烏丸校尉豫出塞爲鮮卑軻北能所圍於  
故馬邑城移鴈門太守牽招求救招自表輒行又并  
馳布羽檄稱陳形勢虜卽恐怖種類離散  
吳井寧守夷陵魏曹仁分兵騎攻圍寧寧告急於周  
瑜瑜用呂蒙計與蒙上救寧寧圍解

晉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流入塢主張平樊雅  
在譙逖進據大丘平助雅攻逖逖遣使求救於蒼陂  
塢主李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雅  
之據譙也逖以力弱來助於南中郎將王含舍遣桓  
宣領兵助逖逖遂克譙

桓宣爲四品將軍屯馬頭山爲祖煥桓撫所圍煥遣衆攻宣使戎求救於于寶寶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骸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去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周瓊爲梁州刺史東羌較尉竇衝入漢川定安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于鎮襄陽征虜將軍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

譙王承等守湘州爲王敦所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網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上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盟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郤豫密命作鎮南憂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警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時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人李嘗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



東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白浮裏執讀周復欣無  
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  
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觀工遲季思足下勉之書  
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腊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  
進承乃遇害

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  
陵公爲賊杜魯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  
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圍訪訪卽遣  
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  
旣得免乃遣南陽中郎尉玉國劉源等潛軍襲穰縣

獲魯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

後魏元法僧爲益州刺史梁武遣將張齊率衆攻逼  
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疏曰臣忝守邊方之生  
慮極賊衆侏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以啗沒近州  
之民亦將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  
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庭闕旣忝  
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  
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運速至猶希全保  
哭送使者不知所言孝明詔曰比勅傳豎眼倍道兼  
行西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摧遣

如令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頓破張齊於是獲全  
皮豹子爲仇池鎮將討陽難當平之諸民復推楊文  
德爲主興安二年正月宋文帝遣其將蕭道成王虬  
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氏羗圍武都  
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將救之至女磊聞  
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  
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復津據險自固宋文帝怒  
其輒回又增兵益將令晉素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  
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尅  
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轉恃防固

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逕三四歲長安之  
兵役過替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  
家逃亡不已旣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  
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  
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將軍勢援雲集長  
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句  
人稱臺軍不多戎馬甚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  
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今外寇兵強臣  
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  
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

恐招斯責詔遣高平鎮將苟莫子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

崔楷孝明孝昌初爲殷州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赳赳北界鄴下匈燼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若并合城下之戰匪斯朝夕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強敵折骸焚弩固此忠節但基趾建勦庶事茫然斗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杖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後周李賢隴西人長孫邪利爲都督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時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爾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俟日伺夕仍僞負薪與賊樵採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引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散走

唐南霽雲爲睢陽張巡帳下士天寶末安祿山叛亂

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城經數月城中糧盡至人相食  
求救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遣齊雲夜縋出城之臨  
淮見進明進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兵之意齊  
雲泣而謂之曰張寇陵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  
所出初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者相食已盡張中  
丞自殺愛妾以饗軍士今見存之衆不過數千城中  
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亦不利於大夫  
耳齊雲所以持刃晝伏夜動匍匐以見大夫今大夫  
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  
意乎齊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齧一指留於大夫示

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却還睢陽數日得達懸緡  
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居平歲謀襲蔡州請濟師詔河  
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

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  
進有濟時救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悛  
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  
皆陷獨悛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  
居廣陵乃仗劍拿小艇移駟口貫賊柵入城見悛悛  
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

方詰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百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并謂厚本日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義氣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卽是寇場公何獨存耶讜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鏖

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旣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回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怕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卽齎帛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相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寤寐面頭生瘡軍儲漸少分食希粥賴讜犯難伏羲求救於淮北諸軍旣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梁杜洪唐未為鄂帥時成汭鎮荆門淮南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洪遣使求救於太祖時太祖以隔越大江勢不能救乃發使諷汭令出師以援鄂渚周錢俶廣順二年遣間使言覘得淮南去年興兵取湖南七州近又以衆於彬連屯守欲攻容桂當道調發兩路進軍水取漳泉陸取汀建望朝廷聊出天兵以為犄角之勢

致師

環人致師周官之列職勇者嘗寇鄭國之善謀蓋天受賑以行彼敵斯遇或勒兵而未陣或堅壁而固守

特父將變拙速是圖故有執馘以環城御旌而摩壘增三軍之氣成一戰之功其或侮以醜言遺之婦飾用激其怒以成厥謀斯亦為將者權宜之小道也

許伯楚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楚伐鄭晉救之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辭帥許伯

曰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馳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左軍左也蔽射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兩正也掉王示間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求馘御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漢彭越為魏相國嘗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糧道項

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到汜水上

城下

魏王昶爲征南將軍督荆豫軍事時吳將守江陵不出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吳大將施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

漢諸葛亮爲丞相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拒之明帝詔令堅壁不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出將戰辛毗奉詔勅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

符黃眉爲前秦符生將時姚襄據黃落符生遣黃眉及鄧羗等帥兵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頗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果怒盡銳出戰羗僞不勝引騎拒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羗廻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宋柳世隆爲郢州守將時沈攸之反入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旣至郢城弱小不足攻

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郢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兵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世隆隨宣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因之敗潰

後魏賀拔岳爲西道都督與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岳屆長安時万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伺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



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濬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

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迴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頗見之便悉投馬餓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隋張威善騎射膂力過人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二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二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罵侮以激怒之二王果出陳威令壯奮擊二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爲斬四千餘人

